繹志

繹志卷十四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

經學篇第五十三

經者因古聖之事明先王之教者也經者常也尊卑上下陰陽剛柔天地常理也民彝物則典禮命討人君常事也善善惡惡樂治憂亂生人常心也褒貶予奪重內輕外三代常法也經曲常變履中蹈和物我常行也常道明而人心正常道行而才德全故匡衡曰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也易始宓犧書首唐虞詩紀文武之德春秋東遷之後禮之因革損益雖百世可知凡一經終始皆天

下大關鍵非苟而已也習學易矣而思理淺俗占筮煩瀆淆於九師之旨雜以焦京之學否則察而不衷以穿鑿害正理如未嘗學易也習學禮矣內心未清外體未肅否則品節度數雖詳其心則馳日暮人倦不暇深思禮樂之意如未嘗學禮也習學書矣胷次淺狹不能經遠能經遠矣不能精求帝王之心法記問汎而不切如未嘗學書也習學詩矣性情頗僻詞氣暴慢否則溫厚有餘不斷以義愛憎溺而不明如未嘗學詩也學春秋矣譏之所伏昧而不見意之所是陷而不知不能屬辭比事以明大義其所褒貶無先王之法以正其謬是非瞀亂下情犯上紀綱反倒置矣如未嘗學春秋也故曰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或失則愚或失則誣或失則奢或失則

賊或失則煩或失則亂未可語爲學之事也易之爲書卦者言人之有是事也爻者言人所居之位也一事而六位殊焉六位之中剛柔各有所宜吉凶悔吝於此而生事有定體人有定位吉凶有定象此易所謂辭也事以時而遷人以位而異吉凶以德而易此易所謂變也因事以觀其位因位以觀其人因人以觀其德此易所謂占也君子無事之時常取易之所謂辭者習而玩之使其理粲然意中知天下之事千變萬態而歸於一致如日月風雨雷霆寒暑有目所共覩非杳冥不可見又以漸相及非一旦猝至者所謂觀象玩辭也迨其身在事中即知所以處是事者合於某爻則吉合於某爻則凶或先凶後吉或先吉後凶擇其吉者從之其不吉者及其形之未成也而急改之則

爲補過爲知幾所謂觀變玩占也爻中子以革之初九自處此豈揲蓍布卦而後謂之占乎蓋于有定之中求其無定所以示天地之理變動不居而本來固有之性稍放恣焉未必不流於陷溺一時偶值之險阻非不可以人力濟者於無定之中求其有定又以見天地之理莫非生物爲心而人事之險阻皆其所自作雖利害生於情僞之感吉凶生於愛惡之攻悔吝生於遠近之相取而天地之心自始至終生生不已生生之謂易也知其無定可以破窒礙之見知其有定可以絕支離之說此學易之旨也易所以異術數者以其能補過也既知其過則改悔之心已動從而補之固易爲力然不可無所依據故聖人作易示以吉凶使知所趨避而濟其智力所不及卽卦之象可知已成

之吉凡行合乎象之吉者即無不吉也從而占之可知將來之吉凡動合乎占之吉者亦無不吉也蓋吉凶之相勝非並立而相爲勝敗也持正以操必勝之權倘有不正亦必力返於正不可狃於晏安凡事委棄而自處不勝也蓋世有必當任事之人人有必當任事之時當其位者於是非相雜中精求有是無非之理於成敗欲分時深思有成無敗之策此乘時當位者事不容諉諸他人也內陽外陰曰泰損上益下曰益此事之定體也九五爲在上之大人九二爲在下之大人此人之定位也所謂易之序也當居而安之者也位猶是位也家人之象則以五爲正位於外之男子二爲正位於內之婦人此因事而位易者也體猶是體也剝之六三則與君子並受其福共之上六則惟小

人獨當其禍此因人而體易者也所謂辭之變也當樂而玩之者也以正直之德居君子之位是謂人當其事險難之事濟以君子之德是謂事得其人皆所謂當位也凡易曰位正當者無不吉者也君子而藏小人之心是謂人爽其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是謂事爽其人皆所謂不當位也凡易曰位不當者未有不凶者也乾之上九龍德亢矣既知其亢所不恐懼自抑損者非易也泰之六四小人同心以陷正直知其相陷苟可維持善類而不冒難立朝使賢者有所芘依亦非易也推此類言之無其兆則當戒懼於平日有其兆則亟補救於初幾非但取徵驗而神明其術也此易所以異術數也易者天地之吉凶也以意說易是謂以管闚天未有能合天也解說倒置吉凶亦倒置吉

凶易位趨避亦易位是教人以陷阱爲坦途也以門戶爲羅網也其害更甚於無易故易不可臆說也二帝三王之書多故奏對號令奏對人主之前號令方州之內非明白坦易則聽受率行者弗曉此立言之體也唐虞三代與人主圖治者皆以見知統緒生五百之期積其誠敬忠懇然後進說故言皆本於道道皆本於心其敬天勤民禮樂教化典章文物之類莫非傳心之旨孔子生於其後又從而芟夷繁亂翦截浮詞所存皆宏綱機要人主之軌範顯明簡約而可舉行雖字句奧衍熟讀爾雅無不昭晰合而求之一篇之旨析而求之一句之義後人謹師之爾詩之爲書天子采之諸侯貢之太史藏之取其風也先王教澤行其人皆得性情之正以正遇正則能風矣先王教澤不行

閭里風謠大率流于放蕩作者不能由乎性情之正學者未能忘乎先王之思以不正遇正則亦能感矣感乎正者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廣教化美風俗其不正者使人知流湎淫辟傷害彝倫毀裂防檢壞亂心術穿鑿禮義之不可爲也亦同歸於正矣或教化雖不正而先王餘澤未遠斯人善善惡惡之心不以汙上反而自傷疾今之事以思往昔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則亦足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也孔子刪詩凡無益之辭削而不錄餘則善者固載惡者亦載蓋詩也者聖人以誠動物者也感以積而遂浹聲以滿而後發是之謂誠物爲誠所動莫能自固是以讀之而喜躍尋繹之而和平移易性情而不自知不强人以不足就其有餘者而道達之故有快心之樂舞蹈

之趣也先有其德而後從事於詩則性天所動時出不窮德日新而用日廣郎使先無其德但能潛心於詩以俟性天之忽動引伸以盡其致亦能溫厚爾雅恬愉淡至所遇皆亨嘉之境所行皆坦蕩之途也風者風也巽而能入披拂而可親也賢人君子知時之不能不變而不忍其變之至此也知舊俗必不可復猶不能已於懷也是以咨嗟詠歎如風之巽以入也雅者正也聖人之言聖人之事天下所取正也與下之人言懽忻和悅以盡其情告於先王恭敬齊莊以發其德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人事之大得大失著焉至於變雅亦皆時政之大端賢人君子雖有憤世疾俗之情而無反道悖義之指循而行之可以正身推而廣之可以正俗是以謂之雅也雅聲者天地之正氣也風

則天地之噫氣也幽王失政正氣微而噫氣作故王國之
聲雅降爲風也頌者容也三靈未順其容墋黷人物未康
其容黯澹必也盡其精白之心集其和平之音使戾氣全
消民風盡樂雜念俱除士習皆淳而後爲學之所止故以
頌終焉詩之美刺何以必出於諷諭也君尊於上臣卑於
下諂諛則不可直諫則近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至於
幽厲之後天下俗薄人倫道喪閨門之內鄉黨之間其恩
禮皆不固苟有忿恨則棄絕之不復溫厚悱惻以相諷諭
而求其改悔以此推諸朝廷之上諷刺之旨當亦盡廢不
獨王業既微史官失職不能有所論載矣孔子曰我觀周
道幽厲傷之猶以其詩存焉故也禮之爲書聖人既竭心
思焉以物揆我而無不會嘉也以我始物而無不曲盡也

法之所禁者大爲之防義之所安者事爲之制故學其書
者有所可據有所可守據者如胥史之據文案守者如將
校之守封疆也脩文而不脩意則王者之令日替習儀以
亟而遺其本則士大夫之習日偷華實之辨亂於上天下
乖錯之氣必結於下美好之物竭於外人心不正之端必
滋於內聖賢教人自周旋俯仰以酬應對以至輔世長民
莫不以禮而道德可純天下易治矣傳曰聖人有明德者
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謂學禮也故孟僖子知孔子以
考正父鼎銘卜之韋孟傳詩禮於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
元成盧植學爲儒宗而誑撰祭法藍田呂氏關中言禮者
所推一代皆稱其家範蓋其爲業文字繁多原委綿遠非
可涉獵取名必積數十年之功而後綜其條貫故其遺澤

不一二世而遂已也君子按其器識其物存其數立其文具訓於蒙士安知無一日焉反本復始盡用先王也哉此王通所咨嗟而不忘也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易之精微也皆可循文知義惟春秋不然義隱於文中指繫於事外多於羲畫而無陰陽可見之體詳於孔壁而鮮俞啼相商之據褒貶同美刺而不若四始之抑揚法彖同天地而不若三禮之昭著夫是以讀者茫然指歸莫測說者紛然是非靡定也春秋未作之前國君惡先王之法而去其籍督秉周禮典文備物史官有法孔子因以成其書以明周公之制以盡天下之變因與可以立功就敗可以成罰日月可定歷數朝聘可正禮樂備列人道以明天道而褒貶予奪迺其中之一節爾以可見之事測不可

見之心使爲惡者無所逃就已成之事原其不得已之意使爲善者有以自熟于其旨則好惡自公是非自平君父必愛其臣子而天性不傷臣子必不得罪於君父而以疑似之道義陷溺厥身也討惡人以明道非有憎于所討也貶善人以明道非備責善人如世俗所云也不賢之害道人知惡之必不與同行賢而害道恐人不知其害反以爲道必與同行矣聖人憂之是以雖善人猶有貶焉實與而文不與也若夫戰伐之事所害尤多是故春秋之法雖善其偏戰不若善其不戰主客先後之間予奪見焉今人去孔子遠矣所可詳者三家之傳也經文太簡庸得不據傳以通經乎三傳之中有例焉有義焉義例者虛以待事方以齊物上下比以從宜者也義例所在不敢徇我見之私

而後與聖人無私之心庶幾相遇于萬一若不以義例裁之一事自爲一是非如銖銖而稱之寸寸而度之不惟無以合聖人之心且恐緣是以誣聖人之言三傳者惴惴不敢誣聖故不敢以私意亂聖法一歸諸義與例以自律焉穀梁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此無他遠蔽其明也生乎後世而測孔子亦遠而無所見矣先定其義與例然後可揆度諸事不定義例概以己意測度此游夏所不能而況諸儒乎雖三傳之中亦多矛楯要之各自爲義以彰大順因時制宜皆足濟天下之務學者湥思詳記以待施用不必較量異同也左氏發傳之體三而爲例之情五公羊穀梁每持一義更數十條皆可相通若一事自爲一義善惡紛而取舍亂潔已

自嚴者側身踽步猶恐陷於惡言僞行僻者借依附皆有以自託於善其弊使賢者不能以功覆過不肖者得以逃遁轉徙於其間此大失春秋之旨者也故宋神宗曰春秋末易可通漢儒亦少有識見者正謂此也

史學篇第五十四

文中子曰聖人之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卽其所制之事而思之究其興衰而勸戒之明其邪正而是非之過此三者非所急也故作史之法吾必以班氏爲宗所謂愼聚其事整齊其文也讀史之法吾必以呂氏爲宗所云先識體統後求機栝也太史公作史記盡紬金匱石室之書而所據者尙

書春秋國語世本戰國楚漢春秋爲書者凡十六以六書爲幹餘皆枝葉班氏作書自天漢以前皆用史遷之文此後則劉向馮商揚雄所撰皆一代大儒而後書可信也後之作史者當以國家實錄爲根柢而輔以名臣奏疏論議禮官謚議正人君子所通行狀所表章人物此皆信實可據之書也他若野史之類恐多不實不可盡信宜知辨焉然實錄亦難言矣唐太宗欲觀起居注褚遂良朱子奢止之不從宰相不得已撰次以呈所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此日起居注郎他日實錄是實錄有微詞也韓愈作順宗實錄當時謂其煩簡不當序事拙于取舍穆宗文宗皆詔史官增定而李漢蔣係皆愈壻也適在顯位故改作者難之韋處厚遂別作數卷是實錄有二本也章惇蔡卞謂神

宗實錄多誣遂加考問一時史官莫不貶責而攸等遂施改易是實錄有改本也明太祖實錄凡三修而後成焚其草禁中副本藏文淵閣是一代實錄未嘗與衆共見也凡疏留中者例不得登實錄所以謝鐸檢章綸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綸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力請於總裁竟不可得是實錄所不載者嘉謨嘉猷無從蒐羅以此觀之實錄焉可盡信耶行狀謚議論讚表章之類爲文者既非六經古道紀事者亦非遷固大義如韓愈欲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李翱欲使富貴而功德不著者無復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當使烜赫無窮其說善矣然文士之習未除則意見紛多臧否任意苟善惡之實纖微未當則含寃泉壤抱慙簡策者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也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脫有存亾猶可互相參考脫有曲直亦可互相檢正今則一歸柱下此外無從附益故官卑而節高者槪不表章往往失傳程子所以有循良寥落之歎也史家所重者經制也王隱述作多而經制少論者猶有憾焉李延壽之書司馬公恨其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然則紀傳雖詳而典制太略亦缺陷也史有三事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回醜行故孫樵曰宰相升沉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蓋史官之權唐人猶毅然爭之宋則嘿然至胡銓論其失職者四一則人主不當觀史而記注必先進呈一失職也宜立螭頭之下不當遠在殿東隅二失職也獨立後殿不立前殿三失職

也閤門以無班次拒之不得直前言事苟欲有言必當預牒故往往屏退者多四失職也然則史官失職自宋始也作史之法當使帝王之道燦然可見天人之心通達無間定衆理之極勿使紛多令人靡所適從陳萬事之序勿使雜亂以誤人於當幾雖在亂世不善之事良多而秉道懷義不乏絕於時乃天地生生之機辰在剝落猶不訖斬記事者不可不爲綴緝也凡所論議經古今而明大略不得以私意感激自寫悱憤發抒意氣無關萬世大防也里巷傳說之事不可盡信必徵諸國家典章如信陵君答冠諸侯不過出游客之口本不殊里巷之言惟有高視䘏典以爲徵則史家作傳不爲委巷此亦節目之大者也國惡有諱必微其詞則不害義或旁有所見愈不嫌深隱其文蓋

愈深而實愈彰則義不害矣不然成官諱之野史傳之恐後世據野史而以小惡爲大惡則欲益反損矣恩怨之事雖若甚微然往往纖細必載蓋使後之君子敬小愼微有所忌憚不敢爲惡也若夫太史公爲三代世表詳略互陳其詳者用孔子作春秋紀年正時日月之義其略者用孔子序尙書略無年月或頗有亦多闕不可錄之義蓋史家凡例未有無所據于前一旦獨創者也史法以雅爲正不雅則誕妄嫵笑不知紀極史遷不載黃帝以上朱子不取南北二史甚譏其不雅也杜預曰左氏之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緣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然則史家所載但以治亂興衰及言行大節爲主此外行文之美不過先之以

首事後之以終義錯以合異緣以辨理而已不屑屑為前人作年譜家傳也此作史之法也一代之體在寬雖一二事之嚴不害其為寬一君之體在嚴雖一二事之寬不害為嚴此統體之說也國之盛衰事之成敗人之邪正皆當於幾微疑似間察其所以然此機栝之說也統體者治事之法察其偏勝與流弊則可以立大中機栝者補救之方補救前史則可懲戒後王凡大端得失載諸典冊者忠佞奸貞自不可掩而是非之定論亦灼然矣興替邪正坦然可見而才智之增益亦優然矣不宜摘出篇中一義一句以証其全體翻其成案此讀史之法也若夫作史之弊誠如劉居巢所云者史館之官置局駢處愛憎不一筆削互爭既不可兩存其說又不可專用一家勢必遷就其詞為

二家騎驛所以格天之業遲疑於聚訟之管鷹鸇之擊寬假於彼我之懷賦性仁厚者常欲假人羽翼學問深刻者輒輕用其斧鉞不能盡符五經之指卽不能契合聖賢之心雖矢公矢愼而大指已乖盡失古人面目矣況心志乎古者天下之書皆上太史片言隻字無不萃於石室後世旣入史館而後求書天下輶軒所至幾何其不遺漏縹緗所聚幾何其不高閣不幸行狀未通後嗣澌微縱欲蒐羅無從可得至于隱德之士賦性孤遠洗耳沈淵尙恐不愜其意安能致諸靑簡更有已往之代文獻散佚倘欲尋求則非亾國之裔之事而易姓改物者之事也脫或淹久不收羅風雨水火之災而不可復具則曰天子失官不云挈瓶失守此二蔽者記錄往代所同病也又敘述祖父之事

而與子孫共立於朝襃貶予奪易致怨誹故魏收始有穢史之謗後有冈互之譏又其甚者身死之禍可鑒也且作史者皆授指監修而監修與史官互相推避莫適授簡苟有愧心之事必不令史官直斥脫在疑似之間必不以已受責爲人受過可知也此二事者纂修本代所同病也故史通四十九篇史家要書也又史有三長之語至今以爲篤論云

著述篇第五十五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聖人不居作之名不辭述之事居作之名亟于著稱非道也辭述之事怠於居業亦非道也聖人之心不操而自存賢人以下操之而後存著述之業所以爲操存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聖人之情見乎辭其大指準此而已矣天之所重在生故開導生人使各正其性命人之相治以位故匡拂人君使不失其崇高君能愛人而後可長守位也故進於黼扆者寬猛殊施總之以德化爲先刑辟爲後財之所在人必趨之故施諸命令必以崇儉務農爲先至不得已而禁民爲非懸諸象魏申以訓戒皆使不陷於惡古人著述之旨莫非宣天地之化匡人君之失守位而愛民理財而禁非也舍是無所爲著述矣是以取則天地歸本皇極禮樂法度皆可昭然示人森然裁物示人者人共信之裁物者物共尊之秉公道執大義儼然受人尊已而不爲泰如水火焉偶乏之絕一日則無以爲生矣存古之善政使不墜

正風俗之衰使不淫匡帝王之統緒使不亂扶經訓之微
使不晦申先師之指使不惑明制作之本使不失恐人心
不明寡見無卓參伍辯難使義理有所歸不得辭嚮導之
責闢異端之塞路使廓如也取聖賢遺書析而解之雖有
苦難深隱之旨莫不求諸平易簡直言其常也所以明天
下之有義言其變也所以明天下之有權以吾言代爲之
說以吾義代爲之宣而後經緯不爽踐履皆實奉詔著書
明治亂之源詳得失之故以備黼扆之觀省稱引典故必
原始要終以類相從年經月緯珠貫而絲組之千載而下
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俾斯人學之不勞求之有得則非
談說之助而賢人之業矣不敢訕上者君子之義也不肯
危身者君子之智也有患之言君子不作不佞作之而微

其詞以避患也所以政治雖惡而暴强之俗有聖賢之言
以約束之則不敢放恣所謂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
鄒衍莊周訾聖人而撓世事以爲號令則不雅以爲章奏
則不法以道風俗則必蕩說之猖狂不可訓也墨翟許行
谿刻離奇好獨行以自異貴儉則忘禮兼愛則忘親不明
天下國家之權稱不可訓也蘇秦張儀逢迎人主之意揣
摩敵國之情捭闔將其才智而不以君國爲事苟得車騎
輜重擬於王者則幸矣此傾危之說不可訓也惠施鄧析
其心甚察而不順於理其言甚口而不適於事放諸六合
之外使人惝恍驚顧崇其所善隱其所蔽乘人之不習而
恣其妄不可訓也申韓鞅斯謹持法令必行賞罰謂厲嚴
峻則政化開布恩賞則政化塞使親戚故舊不相假貸視

民如牛羊而用之日親譬擊劒者自刑砥物者虧已道之姧而治之蠹不可訓也老子之說勝驕以畏持盈以謹爲君爲相亦有用以致治然其所志一切柔退自處淸淨相尙去聖棄智專務無爲而失聖賢居敬勞謙之道不可訓也呂覽淮南依阿世俗之好附會禮義之迹所言皆文而遠於信所舉皆典而違於經博辯詭詞羨漫無歸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可訓也王弼何晏放曠之說以心與迹爲二則迹之所安不顧其心以道與事殊則事之所趨不問其道禮樂法度別爲名教之區而不必用以治天下視聽言動舉非此身所急而不必用以檢其身所以其身其世皆受其害不可訓也傳註之家雖本六藝然而便詞巧說破壞形體幼童守一藝白首然後能言文繁而用寡不

可不擇也史籍之書彌綸天下之務錯綜古今之事以多知故雜多愛故贅傅聞習事而誠或不足自昔病之不獨今也且自唐以後其爲書也率爲小人竄改許敬宗改貞觀之舊蔡卞削元祐之籍秦熺焚建炎之草以此推之僞說滋多不合人心不用聖法不可不擇也聖賢之書義所當爲之事事所當爲之義名以命之詞以達之不愆其名不沒其實無失其倫而已矣舉世不好毅然爲之雖悅之者少咻之者多躑躅於仕路檢括於當途而爲之不輟也世味不濃習次不狹好惡有常稱道不亂無聲色貨利之好無車馬遊畋之煩無仕宦朝參之累無鄙情贅行之玷無浮屠老子之躭廉靖樂道不交世務專積思於經術言其所志不言所未志言其所行不言所未行此著述之人

也

文章篇第五十六

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告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皆可以爲大夫鄙陋無文者君子所羞也然文章之士易爲虛華以天下國家爲說者不過託諸空言以窮神知化爲說者往往涉於元虛其餘雕蟲篆刻益無足取故聖人以艮之篤實加乎離之明照而著文明以止之義所以節其緐縟不以奇淫蕩士君子之心也賁之六爻文所取則位之高下年之蚤暮其象皆具焉初九者位之卑而年之稚也自賁於下不求衆見斂光匿采使人不得窺其際有舍車而徒之象文之始也由是而往則自內達外從已及人之業六二下位之主也主持文柄於下者當萃其疇類

相與洗滌昏翳使文明之美宣映天下若但私己自旌則胥失湫隘亦不得謂文矣九三之位漸尊是大臣表儀朝端對揚休命操持衡鑒風化天下者也萬彙鼓舞人有名之地五音繁會出無聲之境所謂以潤澤光天下也又恐狃於淺近則爲日昃之離故以久道進之六四近君者也近君之人不第以文采爲工人望之賁如矣自處皤如也亟求下位之賢相助爲理則文章之事不必自我優爲而應務有餘矣六五者人君之文也人君之文與臣下不同不患不極文章之觀又以敦本尚實爲得其體恤人出於至誠行道本於人情自作元命延利萬世帝王之文也上九者位之極年之耆也不與後進之士矜其鞶帨反本還朴歸於無色猶夫山之高大不過土石爲質然而烟雲

萬狀潤澤千里蓋以義理宏深識力堅定是非明確成敗周知所以爲文不在光耀而在篤實故曰上九白賁無咎也君子有賢人之德而位在人下無所施其才智於以修潔其身洗濯其心有賢人之德而位在人上內順外溫適萬物之理於以徵諸威儀發諸事業誠在中者氣自和德之盛者器必重內之文也敬之所在必將以禮禮之所行必有其物外之文也至精則光采四照至粹則溫潤可親文之至者也君子爲文仁人之心也智士之用也言之所是後人因之可以治安天下言之所非後人引之可以判斷大獄其盛大也若天地之發生茂育無不遂也其蘊蓄也若萬物之收斂歸藏無不密也文以相錯而成其失也多智而雜惟君子能不雜文以悅人則近於佞以勝人則

近於藝惟君子能不佞與不藝也君子者四德具焉者也憂世以爲心善世以爲法扶世以爲儀尊世以爲則懇懇乎懼人之不聞道也惻惻乎其與人以生也皇皇焉其拯人於危險也望望焉其思古而復也是憂世之心也彌綸天地之道考鏡得失之林志在春秋行在尙書節族明而統紀詳是善世之法也以正人心爲本以廣教化爲務諄切豈弟如檃栝礲錯之裁成乎物是扶世之儀也緼乎其益人也慄乎其益己也井井乎其有終始本志也昭乎其繼天立極也是道世之則也小人反是縱橫滑澤而不由中態色淫志而不入道希通慕曠而不驗實旁引稗乘而不徵義爲害而已矣尊四德屏四害爲文之善者也文章之美可稱於天下不可進於人主之前不足言文也與王

之治有可訓法者亾國之政有可救敗者君子爲之盡已而極慮焉水行者表深陳其失道所以表深也助獵者表禽示以良法所以表禽也辯論義理析而精之以進善於所尊禁於未然助之補過可以取泰于否易昏以明亦足當忠臣之諫矣卽器物而銘之切而不指勤而不怒有恐懼之心焉亦足當夜誦之職矣章奏對答所以垂法制也反復開導之端見諸說中溫柔敦厚之氣溢諸言外所言萬世之害也得其說而反之卽萬世之利也是以文之善者五禮資之成象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讀之端莊味之和平道義之心油然生矣其不善者視之則芬葩按之則羨漫讀之而躁競味之而傾側非辟之心勃然起矣好異者識不周也好博者理未富也好

新者同末融也好難者趨末定也好侈者守末卓也若夫詖詞忒志慆心蕩耳仁義微焉法度淪焉連篇累牘無尺寸之用譬指虛囷以求粟張敝羅而弋鳥有損無益者聖王所禁也文可懸國門不可進黼扆君子不為也昔之為文者衆矣吾安所取正乎屈原有取焉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意有以樹三綱五常之重也陸大夫有取焉奉詔著書明乎秦所以失漢所以得文武並用長治久安之術班固贊高祖與蕭何律令張蒼章程並稱也賈誼有取焉深謀遠慮異世舉而行之可以弭天下大患陸贄有取焉武夫悍卒得其一言作忠勇之氣而濟人主於艱難董仲舒有取焉明王道述禮樂使後學有所統壹徐幹有取焉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理其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以想見

其爲人其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襃貶劉向有取焉說苑可以輔教也韓愈有取焉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隄障末流反刓以樸剖僞以眞也陶徵士有取焉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消亦有助於風世也至誼與贊論天下利害未然之事有如數往斯其尤善者歟天地之氣發而爲聲者如雷與風皆能入人之耳而感於其心故震之象曰恐懼修省巽之象曰申命行事皆言感也然風雷不可狎處其於人爲有間又風雷之聲激而爲怒肅而多恐故常不足於和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之得人而成聲者可以旦夕相親又且奮動由人調適由人疾徐廉肉可以悠然意會裁制成節故物之感動人心莫善於樂而感人以和者亦莫善于樂也雖有樂之感人者有人之感

樂者其爲感則一也然樂工不能言其故惟通識之士能言之詩也者通識之士所以寄其情思也故樂之失傳不能不繼以詩其聲響若相嗣也荀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昔人論詩或取詞旨淸綺英華灼爍故有曹劉古拙鮑照羲皇以上之說或以思致幽軋聲調哀澹爲工故有謂窮然後工者其於中聲不猶遠乎夫中聲者風雅頌之謂也凡性情之正感人之深者皆是也故爲詩者大之以廣教化厚人倫饗靈祇告幽渺徵國祚存亾辨人事得失使閭里風俗由以達上聖賢情志由以格天世態變遷由以傳後其次則目前儔侶之人晨出夜歸之事有觸卽至之心造適而笑已事而思俾陰陽寒暑四時之候不同而同歸於和勞苦愉逸終歲之事不同而同歸於泰山林臯壤

衣裳紉佩所接之人不同同歸於交遊而事使然後足嗣中聲而不淫於五降以下也若多述典故極意柔靡敷陳采章雕琢習臆較量清濁與世俗末流矜其失得皆詩之陋習也

繹志卷十四終

繹志卷十五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雜說篇第五十七

天地之氣先有象而後有數然有象則必有數也其始陰陽耳既有老少之象必有奇偶之數故昔人之論卽龜不出洛馬不負圖但有義禹神智亦必因氣測象因象識數矣天地有必然之象數是以形於物體而爲圖書人事有必然之吉凶是以雖枯殼朽莖亦具徵兆學聖賢者能於人事所在淸明凝聚以天地之心觀之必因義理以知得失因得失以知吉凶不待揲蓍灼龜而後知之亦由夫氣必有象象必有數也治歷之法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皆取於星者也星麗於天天體圓故在天成象者皆

圓圜者合三而成以爲規也居民之法畫爲九州井爲九區皆取於土者也土附於地地體方故在地成形者皆方方者揲四而成以爲矩也故觀於地可得治天下之法立法有定而治道行觀於天可得人物所以生之性兼覆無私而人物乃生也氣本虛也動靜相感不能不聚爲形有形必有對待其對待者必相反者也虛實聚散其名也愛惡屈伸其情也男女少長其形也皆相反之謂也此相反之理滯於物情必不能通遂有相與爲仇者合乎太極未有不通者此之相反非私也性命各正不可假借飛潛動植智愚賢否各正之性命也此之相通亦非私也合而成能離則兩傷君臣相須文武並用不可偏廢者也其相反也非兩無以見一是非並立而後眞是者見君子小人並

立而後君子見也其相通也幽明之故治亂之幾無不相召焉人身思慮一動即默授於氣凡同有是氣者即能感通故人心隱微之事鬼神或能知之此幽明之相召也又如密室焚積煙凝氣結風無由入煙無由出出入之戶盡啟風通而煙徐散矣故至治之世有風動之象者正氣通而邪氣屏也此治亂之相召也天地之間凡成形者皆依於氣故以氣為聚散若未形者何所憑依惟以道為依歸耳氣之聚散絕不可恃此不俟深求也未定之事惟其無可憑依故君子所為皆依諸道有以自信亦有以自立其盛衰得失亦不受制於氣也水火木金土形也相為代謝則氣也故有醞釀凝聚亦有解散渙釋雖貞下起元其來不窮而乘權者進謝事者退亦旦夕不可留也仁義禮智

則道也常在天地之間人之歲月有限故道常爲主人常爲客以道觀人如逆旅主人之觀過客以人觀道如舟行江湖指點山峰之名也君子於不可留之中知其可久之道故無形之道確然見其有形而事事皆取法焉如陰陽交而爲泰泰也者地在天上也以形言之無地在天上之理蓋言所交者氣也氣交錯故凡屬氣者皆交錯五行之運陰陽相間是也形有定故凡屬形者皆有定五行之序先無質而後有質是也觀乾坤六子之德而天下之事皆知所處矣陽之爲用有動有陷有止往以任天下事爲動所如不合爲陷安其所不遷爲止此皆乾之健德三子各有其一也陰之爲用有入有麗有悅感之於微爲入相依成體爲麗相和爲心爲悅此皆坤之順德三女各有其一

也六子用而乾坤不用故老者退休少壯致力必也坤猶半用乾全不用其不用也正所以尊之也石有花水有溫物理之相錯也火待用而後有體水有體則有用陰陽動靜之別也水火用氣故常爲神示所馮金木成質故常爲形體所託有無虛實之理象焉一身之中用不必偶體必有偶用不必偶故輕重有時道之所謂權也體必有偶故輕重低昂持平不爽道之所謂經也陰克陽陽不克陰水克火火不克水小人害君子君子不害小人故君子有恥則諱之有怨則忘之厚施而無報不以爲怪也君子處小人中固爲逆境小人處君子中亦爲逆境君子處君子中固爲順境小人處小人中亦爲順境以此觀之順逆二境不足定人之高下各乘其時而已矣凡稟陰氣而生者得

陰時則興失陰時則廢梟陽氣而生者得陽時則興失陽時則廢然而妖鳥夜鳴不擇四序龍雖變化其形體亦受制於氣故不能無雲而御天惟德則不可圍也以此觀之有節制者賢於無節遠矣日者至陽之精正大之氣故一晝夜之行不嬴不縮與周天之數適相當月與陽爲偶而義不可抗故暫合而即離最遠而光始全也又不可不受質於日故既遠而復合君臣之禮夫婦之節於此乎取之邵子天下治亂地氣南北之語即易所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也蓋自復至夬自北行南者也所行皆東南發生之位發生者順也故天下之治由之自姤之剝自南行北者也所行皆西北剝落之位剝落者逆也故天下之亂由之律之生亦然黃鐘至中呂皆下生下生者順也自子至巳

之律也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上生者逆也自午至亥之律也下生者皆三生二有數往之義上生者皆三生四有知來之義也人之眞火生於至陰中養生者取爲金丹之祖以生生不已之機在是也天地之氣亦然冬至一陽生於純陰中生生之機亦在是故治歷者取冬至爲歷元義本乎此而周公以治歷明時取象澤中之火亦此義也古者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祀事之節候於草木昆虫取之取之地也日中星鳥東作日永星火南訛宵中星虛西成日短星昴朔易農事之節候於日月星辰取之取之天也農事屬陽祀事屬陰也羣祀之典常以二分之月舉之其義何也蓋二分之月律則夾鐘南呂天地和聲也寒暑之中天地和氣也昏之中星鶉火元枵子午

正位也日度所躔壽星娵訾之次黃赤二道交會之舍也庚季才曰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於此時致祭所以薦中正之德和平之心也敬其事則命以始格以衷則取其中先王命祀之義也二氣五行之理凝而法者爲精虛而運者爲氣精氣結而爲人故在人之身者無不以二五紀數體有左右性有剛柔此以二紀者也體則五官者是性則五常者是此以五紀者也二五之分本乎太極故天下之道皆貞於一體有匹耦而心惟一形有四支而元首惟一此以一紀者也天下之道統於三才人之一身知行有三等性有三品達德有三少壯至老其候亦三此以三紀者也在人者不外乎一之三之二之五之而其道總歸於一爲物者其類有萬其形其性又不可悉

數如蟲有百足鴟有九頭也故人常取少物常取多取少者儉而易足取多者貪而無厭少者貴而多者賤自然之數也君子貴其所貴小人反其所貴亦自然之數也且一之三之二之五之終古固存天下之常道也人物所由以生也萬盈數也物不可終盈是以必變離散死亾蛻化皆變之屬也常則生生存存變則離散死亾蛻化君子樂其常而哀其變達其變而守其常小人喜談變異好易典常故君子不朽於天地之間小人身未死而質已喪矣逐多與變人而物者也協一處常人而聖者也聖不遠人遠于聖者非人也直物焉爾天地萬物之理人皆乘其不常者以爲有而欲指其既有者爲有常亦甚愚矣人特逭其已變者爲無窮而日乘其無窮者以入變不及知矣故古今

之事必非以爲無常者所能善亦非守其不變者所能宜
君子所以貴聞道也道之可率由者莫如先王之理而先
王之理又或病於承用之未精天下最䏚懇者莫如人情
之至而人情之至又或累於事勢之已成故君子持論不
嚴於善惡既分之後而謹諸未分之前不辨於已然而辨
於將然委曲以善此一事亦無害於他事者是君子論道
之苦心也物之生也彼物將盡而後此物乃盛錢幣以佐
金粟琮琥以代陶匏二物之相濟皆一物之消息也物之
盡也氣運潛耗之而後人事乃顯奸之山澤之利日減於
一日禽獸草木之生歲微於一歲然後王者之苛政作焉
人事之更張即物理之盈縮也治平之世日月光華風雨
時若寒暑不愆人生其時所稟皆天地正氣故爲善者多

衰微之世寒暑失節雨暘愆伏日月薄蝕人生其時所稟皆天地戾氣故爲惡者多自古治世少亂世多故正氣少邪氣多君子少小人多蓋理一氣分理弱氣强氣分力强則理不能盡御乎氣氣亦不受控御於理故聖父不能得於子聖君不能得於臣也今以一父生數子其狀貌不必盡同此理一氣殊之徵也形既殊矣氣亦如是理之各具者亦復爲氣所囿而不同如其面周公康叔與管蔡同生食我越椒乃子文叔向之繼體此理與氣爲之也日之方中萬物盡覩既昔之後月光猶皎星河亦粲氣之正而精自明也若曀曀之陰淫淫之霰日月無光珥睨交作山川當前不見氣之邪而精爲掩也人心亦猶是氣不昏邪則羣私退伏所以思慮精湥志意皎潔而成其爲聖賢衞武

公九十以上猶爲睿聖如日雖向晦而星月昭然也私欲誘其外私意横其中日有損月有虧正氣微而邪氣盛少壯之時智慮昏竭語言諄諄如八九十者以此主持天下事能不悖謬乎又或明於此而闇於彼仁於此而刻於彼皆由邪氣充塞正氣底滯故精不貫精不貫故知不周如陰霾既甚雖晝猶昏間有日光下漏雲間非純離之體也且氣之邪者無不返正非有物驅除而後正也天地之氣自有闔闢一闔一闢可以反昏濁爲清明所以萬古無長夜之憂故掩翳以氣掃除亦以氣人有終日無事似乎温粹純雅一旦有事不免躁急氣未平也與人爭論始而循理終則尚氣此氣之驟盛亦不盡由心也所以然者心猶放也故聖賢之學務在養心假令一日之中嗜欲分數多

於義理則氣反爲主而神明皆聽命焉氣之暴厲者必引其心而之躁氣之頹靡者必引其心而之怯故心之養也必以氣平爲驗氣之平也必以養心爲功心無失養正氣自復正氣既復而掃除廓清之力大矣易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凡天下之理莫不有參伍錯綜也既有參伍錯綜必非空虛之謂譬諸一日之程吉行五十師行三十必不可無聚落有聚落卽不可不隸城邑有城邑卽不可無君長有君長卽不可無賞罰有地無人則虎豹魑魅居焉有人無政則侵暴搏噬起焉聚落相接君長相比賞罰相御則人安其生聚落寥廓君長星離賞罰無所係屬則人不安其生由此觀之人物相生相養皆有取於參伍錯綜者也謂之空虛則是無參伍錯綜也彼異端之學與聖賢殊

者虛實之間爾其爲說也借靈爽於鬼神而誘人以信從若舍鬼神而爲言人無信從者矣天地之間皆理也以事舉之不遺一事以物舉之不遺一物求以文字口說止覺其虛試諸躬行或是或非察諸人情或從或違乃見其實函蓋之中人見爲虛空然皆氣之充塞無不實也五行之精上爲列星乾坤之氣下成男女皆理之充塞無不實也充塞人之前後左右皆氣也而可見者爲土充塞舟之前後左右皆氣也其可見者爲水充塞人之前後左右皆理也其可見者爲事氣密而固故能載形日月行空中而不墜也理密而固故能御氣龍有四德而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也聖人制作充滿天地皆實理也人之學之不憂其不備也一切舍此而求助鬼神背本忘實先儒比諸投畀之

三頁有以也凡爲學者非以爲文也爲窮而不困憂而不衰知禍福之原而心不惑去情欲之私而智不昏使藏於心者方正宏闊不狹小幽暗也人但見其所見不能見所不見通其所及不能通所未及與言崖谷之危不覺其掉且栗行乎崖谷未有不掉栗者也與言波濤之決不覺其阻且卻行乎衝決未有不卻阻者也與言岐路之惑不信其迷且陷行乎岐路未有不迷或陷溺者也故學不貴知而貴行行則夷險淺深備見之矣無其實而有其說若潢汙之生菅蒲也其澤枯者所生亦稿矣學有不如意者三處僻陋之鄉寡典冊之文一也或以窮而廢業或以事而廢業二也制於時埶相阻限於資稟不逮三也過此以往未有不可學者也學以力行爲上論說次之力行者道義

之室廬論說者經籍之傳舍也室廬陋而傳舍豐不得爲我有也室廬遠而傳舍近不可由我息也洞犀象者非治中之鐵磨礱之力也成犧象者非溝中之斷斧藻之工也語人曰吾片晷而趨千里誰能杜吾口捫吾舌屏吾喙窒吾瑕凡論說亦猶是也即之以輪蹄挾之以次舍則百里之遠猶必窮日逆暮僅然後至力行者乃學問之輪蹄次舍也詎可誣乎進而不已垤可成丘琢而益精璞可爲寶百川學海水之志也崑崙岷峨之水不朝夕至海也干雲蔽日木之才也徂徠之松新甫之柏非一寒一暑所煦也善不可畱鬪不可宿倦不可弛成不可耽以己之勤當人之敏何論說之有哉學術有正僞事功有是非因其所明通其所未明求其合於義者而後爲眞是因其所應有求

其所本有識其義所由然而後爲眞知彼俗學之知則有二一蔽見古人之一端不覩其全自是不輟因以上測知學之說而誤以記問也知善之說而誤以小道也知道之說而誤以元虛也知中之說而誤以闒媚也知鬼神之說而誤以幽渺也此如易所謂童觀者童子之觀大人覩其車服儀從不能有所取益也俗學之蔽童觀之謂也理在天地粲然畢陳聖人舉以示人即不爲人而有言理固在人心也小智之士見道不明知人亦昧指天下之闒人誤以爲聖賢而謂理所從出或慕爲執鞭或倚其門牆此易所謂闚觀也女子踰梏而闚客中闈醜行也俗學之蔽闚觀之謂也聖人之理人物皆得所安所安者人物之性也各得所安所以盡人物之性也人物皆盡而理始全求諸所

安而人物之性始盡至於盡性始可言有眞知也然講求義理要當以我爲權衡我之權衡比十銖加以十有餘銖恍然不可校也聽人議論有千百乎我者若恍然難校全於我無益也張子爲學既得於心猶必援之詞章以自識既能成詞然後舉以斷事既能斷事然後所得益沛然若此疑於不敏要之以我爲權衡稍有未慊不敢自欺欺人是以跬步所至必求踐實也凡學所以去蔽也至於義精仁熟而後蔽可盡去又必省察克治以去本原之蔽而後隨事之蔽可盡去也聖賢所謂蔽者非暗昧之謂聰明才辯其蔽更大其蒙更淺以假借爲學者能去假借之蔽不能去眞切之蔽以纖悉爲學者能去纖悉之蔽不能去廣大之蔽凡人之蔽生於矜氣與浮念凡灼然可見之功皆

矜氣也凡身世不急之務皆浮念也矜氣未除交臂而失師友之益不能自反也浮念已盈終身不窺聖賢之門不知自責也勿以偏人自蔽失所取衷勿以片善自譽張其蔀覆勿以求名太急佐以捷得之術勿以虛名求逞於人使操虛名以應吾之求者得常據吾勝也放言止於行畸行止於禮矜氣浮念爲之頓盡則蔽去而明全矣言之及此敢自恥其不敏乎凡人所以見稱於世者非一事之行一曲之事遂赫然稱之也庶事之得一事之表也此人之心彼人之符也其稱之以此其信之不以此信其所習見也信其所常聞也因前事卜後事因後事徵前事嘗一臠而知一鼎之味非信其一臠也窺一班而識全體之豹非信其一班也信一事而昧其餘者不知人者也矜一得而

忽其餘者不自知者也君子不貴赫赫之名不求多能之事其有名也與無名也若浮雲之過也人無不當學者而居官之人爲尤急蓋應天下之事不可無學勝嗜欲之私不可無學居官之人其事至也繁矣其物交也衆矣凡治亂興衰天人品物皆事變之目也凡飲食起居交遊玩好皆嗜欲之助也事變紛而難御嗜欲盛而難平是以須學最急也有剛强之力而後能守道有勇猛之氣而後能遷善日進其德日堅其志而後可云謹言慎行也不進不堅何謹慎之有哉土木之偶而已矣凡有利必貪有勢必慕有寵必遷有折必沮皆土木之流也聖賢教人教以精義教以守約約必本於精精必由於博不博難與更事不精難與論理不要難以服行皆居官之累也且不精則病在

厖雜紛而不貫常以多自愚不約則難於檢察華而不實常以僞自眩聖賢於此不使因固陋而取給厖雜因厖雜而自遠檢察五常者學之最約者也道心者學之最精者也以此爲學可以出而仕矣性有定體者也時有不善反乎定體者也人之所爲非天所生也孔子相近相遠之說其旨最明孟子獨言性善是最上一層語爲中人以上言之不可以語中人以下所以不免爭辯也若告子之說則難通何也孔子言性言習明是兩途一途是性一途是習若秦越之不相及也告子曰無分混性習而一之使爲惡之習可以誣性是難通也又以知覺運動爲性性者理也知覺云者氣也以氣爲理則視天下之理皆不殊乎氣子孝臣忠皆一時知覺運動所爲偶爾如此非復自然之理

是商臣之惡乃有生之氣勃然而起不問何人皆可概施比干之忠亦乘乎氣之所之延頸受刑與荊軻唐雎同耳又以食色爲性夫甘食悅色雖有同情而禮與非禮一庸人辨之稍知自好者尚不食非禮之食悅非禮之色正當舉此以微性善奈何舉此以微不善耶且云事親從兄皆外貌爲之非中心所安此末世做俗安可舉以論理苟子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誠有之矣然皆積惡之家無道之世習俗使然未聞孝友之門治平之年人之無良至於此也凡此諸說皆未完備皆未蹤實至於完備蹤實必歸正理此正理所以能伏邪說也古今論性有三說質樸謂性是一說也性者嘉名也與命同稱成善以繼則質樸之說非也善惡並存

是一說也五穀者種之美穅秕不可云穀稊荑稗乎則並存之說非也惟三品之說猶爲近之故韓子亦從焉然越椒揚食我之流豈乳哺之中即欲食其父母若梟獍乎亦不然矣及其既有知識生長富貴之家親師友日少所與遊者莫非便辟側媚是以日遠乎正馳騁倡狂而不自知若在農野之子或不至如彼所爲此正習之所成豈可歸惡於性耶孟子之指如天道福善禍淫而言天德者則曰淫者禍之亦所以福善也人君賞善罰惡而言君德者則曰其罰惡也亦所以勸善也不惟理不外是而訓迪亦在其中告子則曰意在禍淫故其福善也少意在罰惡故其賞善也少不惟語不可訓且誣天誣君也其人正勝邪者持論常爲正立說其人邪勝正者持論常爲邪立說其故

何也亦以蔽於所習也人之生世有自然之樂乘太和之氣而受百年爲己分親戚相愛隣里相保君臣相求物產相養雖在貧賤隱約皆可安坐而致此一樂也致和窮理使天下之大無物不能明照其知靡疑其行靡礙存理去欲使累心皆盡天機自暢其適然而適者亦不知其所自來此一樂也以吾之一身納諸天下中不見有可自多者悠然有餘之意受天下挹取亦不見有所不足故可不染一物亦可兼收萬物更無參差異同以生其牴牾此一樂也人世憂樂之故亦難言矣口體之養升沉之勢其爲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又或拘繫維持四方雖曠蹙蹙靡騁否則志大願廣雖役御萬物猶怏怏不稱其心此庸人之憂君子不屑也楚王登强臺而望荆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

徨此亾國之樂君子不爲也嵇阮竹林之游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徇一身之樂遺天下之憂君子亦不取此其人何足與言憂樂之正哉其在賢士之列者公侯卿士既以任大投艱不獲兼山雌之適天屬至親又以劬勞鞠育而無所辭其悲惘在位者刑渥巨圜揝其憤歎感時者垢俗仁人抱其咨嗟此其憂皆得性情之正者也顏氏之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天下國家之事求其辭之不得夫既已辭之矣一巨一壑恐其願之不遂夫既已遂之矣然則有與爲樂顧不樂乎此其樂亦得性情之正者也知濁世不可屏人而娛也故薄遊於畏途又不可忘機而處也復察義於幾變又恐爲人所窺故植大節以莊恪又恐至於已甚故易剛直爲柔順此徬徨憂樂

之際而賢不善之目未知所以自處也雖然君子爲已不
重爲物不輕天下皆憂豈能獨樂天下已泰聖人猶憂如
是憂樂相尋何無已也必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其得聖賢之心乎處事之法有當用天道者有當
用人道者親疎定於有生此天道也尊卑滑於有位此人
道也人道勝則重尊卑天道勝則重親疎朝廷以爵序鄉
閭以齒序家庭以服序即天人之義處事之則也天道勝
者以天性爲重義理次之故君子辟內難人道勝者義理
所在不得不抑其天性故君子大義滅親也若天性必不
可已則當去人從天孟子論皋陶執法舜當挈父以逃人
道必不可干則當以天從人程子論衛君父子皆不當嗣
先君宜更擇他公子使主社稷而身從父此二事而天人

分焉各有所重者也管叔之惡幾危社稷方其未畔不得
逆料其惡而棄之以至親荷重任聖人之至公也此天道
勝也及其既畔犯王者之法而自棄於凶德故天討所加
寘諸重典此人道勝也先事而疑之其智雖工其義則悖
猶之乎不智也畔而不誅其恩雖隆其義亦悖猶之乎不
仁也此一事而天人分焉時有所重者也天人之際不明
則仁義之施全悖其舉事有不可勝悔者矣易曰屈伸相
感而利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相感一也利害參焉何也
屈伸之感天也如春生秋殺莫非物之利也情偽之感人
也如旌別淑慝賞慶刑威有利與害者也感以天者順之
則吉逆之則凶感以人者凶其自取吉其自修也宋神完
曰譬如河決壞產民不之怨人決之則怨矣河之決也屈

伸之感也人之決河情僞之感也此亦以天人之理決事機之得失者也大道之行不能無明滅兩時要以常有接續即不永絕終古一代之天地一代之人所共維持也一代之人所以維持天地之事即百世以上所謂道而百世以下與衆由之者也一代之人所本以維持天地而得成其功者即百世以上所謂德而百世以下與衆得之者也維持之具不同而所以維持之位不一其有功於維持者則一其因時而奏功也則又一是皆道之一也聖人薄事功而尊道德非以道德阻塞事功之途而專美三代以上之數人也以爲天下撥亂之時少釀亂之時多釀亂者人心不正爲之人心不正不可教誨而返於正也往往大殺戮而後轉聖賢不忍其至此也故嚴於王伯之辨喀其事

功獨言道德盡洗一世之利欲以從事於高明不爲邪慝所塗涴而至於陷溺使各安其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可以淑愼其身訓迪其子孫至於數百年不見兵革之慘是爲車爲航以濟窮途也此聖賢之至仁也蓋後世事勢必不能爲三代後世所守之法必不能如三代之法若無聖賢道德之說維持其間則易與爲亂不如三代之天下數百年而後亂也詩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言天但能作焉爾所以治其荒穢者則太王也太王但荒之而已所以措諸安且久者則文王也詩書詳述文考之德略舉翦商之功所重者可知也蓋功名因世變而成道德則萬古不易有不易之道德而後能爲因時之事功若僅爲因時適足釀亂不能撥亂此正聖賢所欲拯救也萬

物雖有形聲而所以爲生之理皆藏於至密中天地雖生萬物所以生之之理亦藏於最密中人之情欲無限默受制於天所賦之命與其所不言而同然之性是則所以別於庶物者亦藏於密而不可共見者也人君所以治民雖懸以科條申以號令章以罰賞威以刑辟而其精神相感亦藏於至密然則天地之化人君之德皆以藏於密微爲淺著於迹象爲淺發於觀聽爲浮格於性情爲至致其淺至去其浮薄天地與聖人一道也粲然耳目之前彪然史冊之上皆非其選也齊桓公申暫昧之劒而天下服其信晉文公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納君以示義天下諸侯拱手而受命焉以其急耳目而求顯見故身甫逝而人莫思也聖王爲治政教寬平規模宏遠無赫赫之譽生其時

者從容暇豫無急遽苟且之情子孫承之莫不憂深思遠民間風俗亦皆質樸堅强不憚勤苦治生勞瘁事上即至中葉以後傷政治之衰而不忍疾怨其君思聖明之澤而無叛棄之念以其初載之治湛然淡厚而藏用者密也凡天下之理可大莫如和和則發生發生則可大矣可久莫如樂樂則安固安固則可久矣人樂其生雖天災不能促其齡物養其和雖嚴寒盛暑不能傷其根故聖王爲治使人樂其生養其和不必有赫然可紀之績也知前此之不善改更於彰施之際不如潛消於窓勿之中慮後此之難久申而警之使人無怠不若默而行之使已無荒詩曰夙夜基命宥密此之謂也聖人教人凡天下國家之務未嘗聽諸造化必以人事斡旋其間惟靜可勝動惟常可勝變

惟仁可勝暴惟誠可勝僞靜者有所不動而動不能違也常者有所不變而變不能違也仁者有所不殺有所不生而生殺莫能違也誠者不逆不億而巧僞莫能遁也其力爭於至靜至常至誠至仁之間所謂以人事斡旋也凡天下事其合乎道而可久者皆禮節也皆王制也不合乎道而不可久者皆情欲也皆意見也先盡常禮徐觀變態是賢者也先嘗以變態不能遂而後返於正理此中人之能改過者也知其動之妄而假諸義理以濟其欲義理所在亦有獲其利者但此人以妄動興事必不能成卽或有成亦必已受其累人享其功若夫性不近道其情必遷將盡之氣其節必促衆人皆知其妄已猶遂非不改必有大敗隨其後也聞見塡膺莫非偏倚者必非端士也議論風生

長於語變者必非正人也仁道不遠棄之而任智者必非吉德也況天下之事定體可以理求變態日生難測魯昭公之謀國也憤公室不張思所以振之此定體也至其舉事以淫婦發其端以小戲發其端以宵人發其端則變態也定體雖偏猶在理中偏之所發不復在理中矣子家子始終知其無成亦定體也至其欲適齊而困於齊適晉而困於晉又變態也定體雖病猶在意中病之所遷不復在意中矣動於理者猶有不虞之變况其妄動違理者乎非所困而困又何尤焉蓋舉事有意氣有機智有義理有時勢意氣最無用用則必僨而無成機智相傾可一發而不可再試義理雖微不可違也時勢之不可詭者亦義理也吳王之反漢也謀之三十年周亞夫勝吳決策於鄧都

尉數語正之勝邪其疾也如響豈憂不濟若之何棄理任智也易曰龍戰於野其血元黃蓋言彼此相抗各不相下是以兩敗俱傷也世之亂也先以大水繼以大師大役而盜賊竊發小人犯上之害生焉蓋君人者不以生育長養爲心專用肅殺以求勝於下是陽失其職下而侵陰之位行陰之事也故陰亦不安其位上而乘陽或顯與之角或隱竊其權皆傷害之道也如月光旣盡轉能蝕日是以聖人惡之夫陰陽之理常苦相爭然亦不可偏無無論有道無道皆不可去一存一也聖人不能使陰之不長且盛也而議論行事常致其扶此抑彼之意蓋扶陽抑陰在人則爲自然之性在天則爲自然之道是以大惡在身遇事人爭擠之大美在身遇事人先成之此自然之性陽居盛夏

而主歲功陰伏重泉而養根荄此自然之道也然則雖聖人不能扶此抑彼因其自然而已矣使小人自知其道雖太盛而必衰自不敢爲惡使天下後世皆知小人之道必不能勝君子亦不敢助之爲惡矣此聖人之功也凡存亾禍福之理雖以貞淫決其報亦以形勢卜其期小人相聚各有陰賊之謀如其自相啖食則大亂之道也天常假手於强梁之人以除之所以止亂也彼强梁者勝人愈多危蹶愈速所樂彌衆斂怨彌繁所以釁猶未作旁觀者竊瞰所有如慶氏方張陳文子擬取百車之木矣夫利人之幾何時蔑有故僥倖以逞者再試必敗無禮加人者終必及身雖不卽敗歲星旣周無不敗者間嘗親見亂離備觀强梁與微弱弱者先盡强者亦隨而亾以其皆不由道故莫

能自免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不馳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誠而請罪焉此之謂順天也昏亂之時小人不順大人不德不順者逆節不德者危機天將棄小以壅大盈其惡而厚其罰所以小人速亾大人亦不免終於小大俱喪也夫君臣上下小大强弱皆天所淆也天旣淆以不一之分又統以兼覆之心觀天之道以自居即當以兼覆之心處各足之分勿以强大陵弱小無以弱小抗强大於以求宗社安寧身家休祐勿爲天心所痛也所貴君子者非幾甫萌亟返於正使不善之心止於內則不善之行絕於外矣猛省於語言文字人情物態中即以省悟所得施諸日用飲食待人接物以奮勵之志求助乎義理即以義理旣浹益助其奮勵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詩

曰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屋漏之不愧不可見也乎目指視之處大端無愧則屋漏之中不堪獨對者少矣言必求過人者浮華之志也行必求勝物者驕忿之習也所知所能見於覿面恐人不知者小人之態也心之放者體必傲志之怠者欲必生器無可受者量必盈哀將至者樂必極言以稱情爲智行以踐實爲仁讓而處下受益必多美之所鍾天地之藪澤也蘊於內者宏若九州之曠淡若九淵之潛形於外者肅乎其如秋也斂乎其如冬也使人知我不如以我知人以我知人不如我之自知使人愛我不如以我愛人以我愛人不如我之自愛以已觀人見其面不見其背也登高而頫視前後左右莫有遁形道義也者立於最高之地者也以道觀而得之亦以道覿而齊之高

卑榮枯其致一也行修而見困曲不在已行汙而見辱咎不在人非笑相及橫逆相加乃善惡轉關之幾修省畏懼增益預防義理生焉道德成焉非笑之益與切磋等矣有發而不中不怨勝已之心天下之事無不可為有百川學海必至於海之志聖賢之業無不可成有日月逾邁若弗云來之恐則已往之失無不能改將來之過必不復蹈矣援輪扛鼎搏虎抃牛力之過人者也烏獲任鄙能之寒谷成暄春叢零葉說之最妙者也鄒衍能之君子雖居亂世獨立而不畏死生富貴貧賤不動其心不幸有過如疾痛之決去雖賁育不能奪也不可為之事絕之弗為必不嘗試為之僥倖其或成也非所宜言緘之弗泄必不嘗試言之庶幾其無尤也岱山恆嵩華山之高大者也古今無崩阤

之患梁山沙麓俯臨大河託基者淺是以勖爾君子積學於躬舉事無悔亦猶是爾旅之為卦不獨羈旅也凡非居之所安而為身所必託者皆旅象也有在上之旅焉旅之上為離居上位者柔而得中順乎所近之象是離象也有在下之為旅焉旅之下為艮居下位者止乎其所不過望於人是艮象也明乎禍福之幾而以其所止從之是以艮從離之象也內之三外之六皆不吉者旅之位不宜在上也三陽皆不吉者旅之德不可用剛也齊桓公使敬仲為卿敬仲不受得不居上之義荀子云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則揚其美諱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言所短有不用剛之義所謂得其道也陸機自知羈旅入朝不宜居朝士之右固辭都督是矣又恐首鼠致禍起而受之是居上

也稽康處魏晉之際名士鮮有存者而以性烈才雋至於箕踞待客是用剛也所謂失其道也晉公子出亾在野而鞭路人取災之道也子犯止之是也其曰天賜幸中爾此聖人取義於旅以旅教人之義也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善惡吉凶各以類至先王建官設屬以占六夢獻吉夢贈惡夢要使人知敬愼也劉向曰妖孼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天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孼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嘗近取諸身而驗之晝之所為淸靜端肅或氣體節宣得宜夢中莫非嘉境若晝之所為昏昧不寧偶爾疾病在身夢中莫非惡境夢境嘉惡不盡關吉凶也血氣旣衰即多惡夢蓋以一身之中水火不能相濟故見諸夢寐率多缺陷拂逆行乎坦

逆忽焉入於榛莽笑語敦好忽焉戟手相向瞷然人類也忽焉化爲異物皆血氣底滯使然也形之所接莫非實境夢之所見莫非幻象物交於晝者不知順逆所自來夢交於夜者安知吉凶所由至故噩夢者形神之自相警省也非有妖夢而必踐也是以左氏之書不貴占夢也所謂七日來復者以衝言也人身憂喜之事與疾病加減莫七日而不變蓋與始事之日相衝故必變也相衝而變者天地常理也歲在壽星而衝降婁故知魯多大喪陽氣起子而衝午故知南國蹴射其元王中厥目皆以衝言也沮渠之時有老父投書國門曰源王三十年若七年三十者術家所云正衝也七者術家所云旬衝也是以涼臣曰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其不爾恐七年將有大變此

亦以衡言也人之德亦有衡焉凡相反者皆是也七日不戒必有潛消密損者是以君子慎之凡妖孽之作皆由人心先有所忌則神明不寧凡形聲異常者皆足感動而使之震懾又或信道不篤猥以妖妄之言聞於室家以及里閭則鬼神之邪僻者必起爲禍祟以邀禱祀非妖能惑人人自惑也禦之之法惟堅守正理不爲所動則妖自滅故張詠曰訛言之與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晉人妖夢播說於秦秦人執其君而不疑阿堇渡江晉之喜而吳之憂也謠不作於晉而作於吳平舒之神遺璧滈池乃水神自相告語是年有射魚之事安知非即其徵秦人惡始皇而附會祖龍遂成其讖益信正氣無形與聲凡有形聲皆沴氣也以靜默待之

以正道臨之則帖然矣祈而禳之禍之招也左氏立教之書旁及神怪亦所以佐教化共太子見訓人君不可濫殺公子彭生立而啼訓人君不可宣淫伯有爲厲訓世臣之家不可絶禋祀老人結草訓人子當從治命不從亂命也王子朝用珪於河河神不受則知逆統背制鬼神不饗黃熊入夢臺駘爲災則知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不可不時舉也諸如此類所以明理弼教不但志怪而於訓戒無取若于寶搜神也治世多生善人亂世多生奸人所以治世多壽考亂世多夭折戾氣所生自無久延之理如木之擁腫者生亦不茂也然壽考豈有常哉多行善狀斯免人道之患矣夭折豈有常哉多行凶慝斯立巖牆之下矣命之所淆不盡在天王者政教使然也天地

之間理與氣而已凡粹精者皆理也凡粗濁者皆氣也物所以爲物氣浮理也人所以異物理勝氣也君子有三戒不使氣浮於理也君子有三畏欲理之勝乎氣也凡物有相從者有相合者相從者以情相從也昵就而親比也如一之於二三之於四也相合者以義相合也形雖隔絶義則感召如一之於六二之於七也生成之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在乎相合不在乎相從如一變生水六化成之二雖與一相從不成生水之功彼各自有所生所成非爲我也以此知生成之理重義不重情也居官亦然朋比猶相從也非其私昵不得與焉聯事猶相合也四海九州之人相須爲用如左右手此亦一生六成之義也昭穆之說古所未聞其始見於周書或者殷人以兄弟爲世世次

紊亂故周易以昭穆之名俾一覽而辨又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遞遷以亂其名皆所以變殷法而立王制也公羊正繼體而發臣子一例之義責躋僖而揭先禰後祖之義此二義者皆以成再世之文非易兄弟爲父子也說者或之遂以閔爲祖僖爲禰不知公羊所云禰祖者卽臣子一例之文先君猶祖也後君猶禰也以例言之不以世次言之若不書卽位服喪三年之類皆當如子繼父之例非謂後君卽以先君爲父若兄弟子之繼伯父叔父也旣以先君爲父高曾之名皆當易位又何以律夫晉簡文唐宣宗世次在祖父之列者乃父其從子與從孫也逝於戲矣且先儒解此義謂臣不可先君猶子不可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曰猶曰喻其文甚著穀梁傳曰親之非父也尊之

非君也繼之如君父焉者受國焉爾曰非曰如其文亦著周人之禮雖世次遞遷而左昭右穆一成不易故兄弟相繼則爲兩左兩右祖孫相繼亦爲兩左兩右若以閔爲祖是兄弟之間卽爲左右祖孫相承亦當卽爲左右而世次大紊矣祖禰不可紊猶昭穆不可紊也公羊之說與何休之解皆未嘗誤後儒說之者誤也春秋仲嬰齊之義亦如是公羊傳曰孫以王父字爲氏解之者曰是謂嬰齊當氏襄仲也若之公孫歸父乃襄仲長子與晉謀去三桓三桓惡而逐之立其弟嬰齊爲襄仲後襄仲生而賜氏故春秋所書父曰仲遂子曰仲嬰齊何嘗以嬰齊祖襄仲也時又有公孫嬰齊故稱仲以別之穀梁傳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何言乎疏之也叔肸之子乃文公之

孫於成公爲從父兄弟故稱公孫嬰齊襄仲之子乃莊公
之孫於成公則再從祖也故稱氏而不稱公孫凡氏疏於
公孫故曰子由父疏之也非以王父字爲氏之義也袁宏
曰名教之作何爲者也準天地之性求諸自然之理擬議
以制其名因循以宏其教辨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務者也
以此觀之子爲父孫之說名之不順教於何有甚不然矣
然則公羊之義何爲乎言賜姓之典如是也如襄仲當稱
公子其子當稱公孫其子之子不可稱公曾孫也故以王
父字爲氏嬰齊乃襄仲之子亦公孫也然襄仲生而賜氏
不待其孫氏其祖也孫以王父字爲氏其常也生而賜氏
其變也嬰齊既有氏矣安得不書其氏比於得請而後氏
者乎何休之註亦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

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其說更明也魯有仲氏有仲孫氏有叔氏有叔孫氏叔氏者叔肸之後仲氏者襄仲之後仲孫氏卽孟氏也孟氏者里巷相呼之稱仲孫氏者公家所賜之姓故書於經者曰仲孫氏傳則曰孟氏文王世子篇註云旄人教國子南夷之樂之時大胥擊鼓以節其音曲是不然先王教人欲其明先聖之道習治平之業故已仕爲學則先職事所急未仕爲學則先志趣所向彼四夷之樂於志與事無取焉學士不以居業祭祀弗用也奚取大胥之擊節乎又云教以遠方之樂所以示輿圖無外異域咸賓將以奏諸宗廟而侈其盛也夫國子血氣未定志行未登不宜亟示侈大以蕩其心先王契則御之白雉則謝之昭盛德也卿士之適胄替宗上庠之重

堪相與誇張輿圖羅致殊俗又若與西旅越裳之事自相悖矣所謂胥鼓南者周南召南也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在是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可類推矣虞書云侯以明之必也更有觀德之方非觀邪正於貫的也羿逢蒙之技所向必中以此觀德殆不其然愚意侯以明之蓋榜其過行通衢與衆見之若射之張侯也蛇足之說雖出策士君子取此得止足之義焉凡策士所言有合道者聖賢不廢然策士必不可為聖賢其居心非也蛇足之喻恐其失利非知止足也別規所利非能持滿也此其為心去聖賢遠矣卜居必就肥美之地物產豐茂則地方有餘人之居之亦乘旺氣公劉度其夕陽觀其流泉是也卜葬者必擇不毛之地地力瘠薄畚鍤所不及萬世而下丘隴既平無發掘

之憂成子高擇不食之地而葬是也二事切於日用故並舉之漢人無通用之書一事自爲一類故考義詳而徵事確是非亦多得宜唐以後始通用諸書但取文義相近不復稽其原委故引證多不倫是非亦不合其誤皆始於通用也語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各自爲科不可轉移董子因春王正月之義而明任德不任刑之說因謂一爲元之義而明正本之說皆直舉本義何嘗假借他義哉今人以通用爲達正用爲固謬矣王道宜常盛者也則麟鳳亦非希有於世不可謂暫至突出而詭異之也信其爲常有則妖妄可破必欲指爲妖妄而行以偏激之詞恐益滋其惑夫此二物詩書春秋大義昭然韓氏歐陽氏一以爲不祥之物一以爲不識之獸但覺有激而云非明

察之指也苟常有之識獨具則矜僞之病都絶而王道愈明矣韓侂胄南園記楊萬里不肯作而陸游作之此文士與理學之別也人子爲父母請文要當擇人操筆者應人之求亦當知道不得其人而屬以文不知道而受人爲文以此志有道之士定蓋棺之是非能免怨恫乎

繹志卷十五終